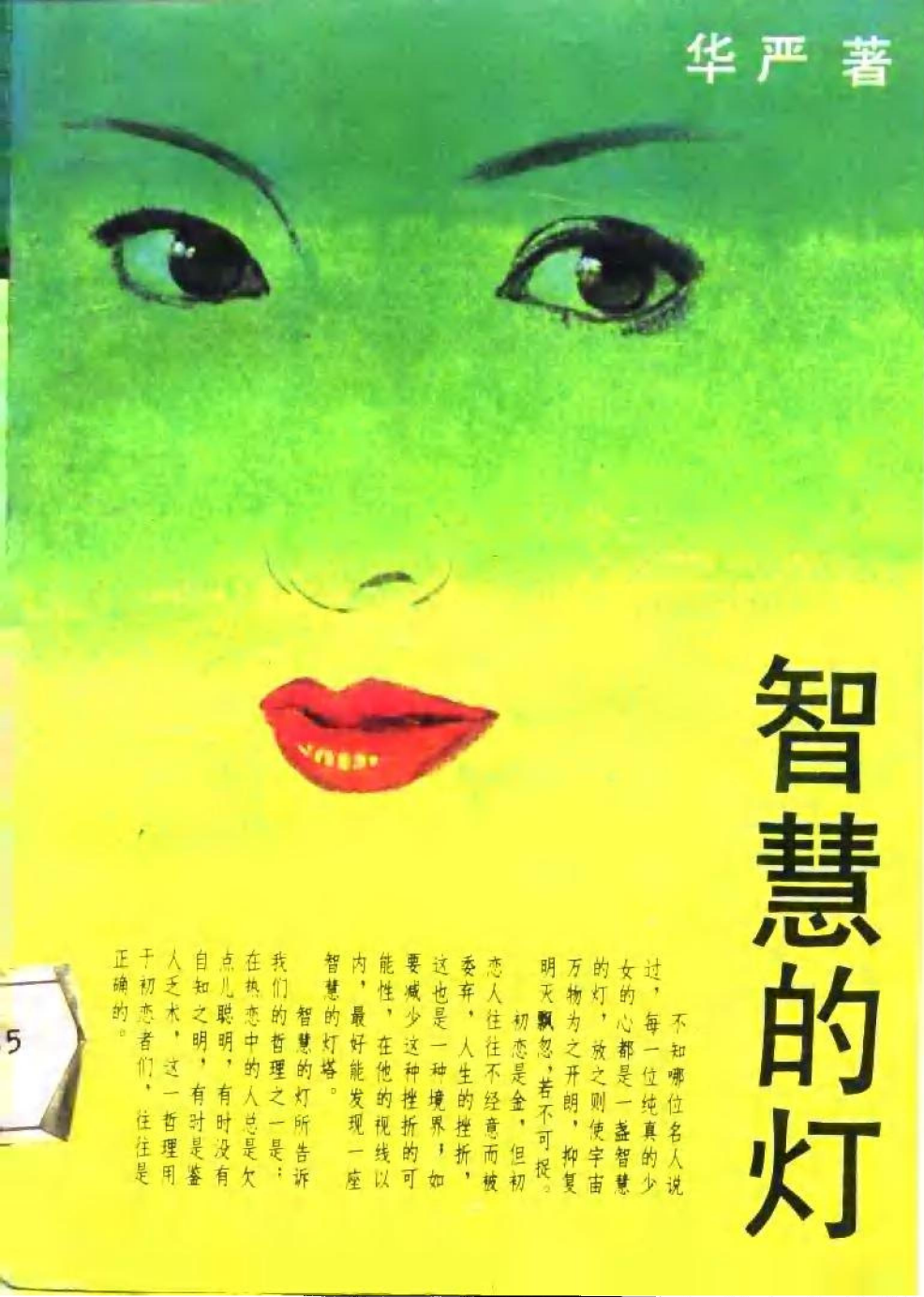


华严 著



智慧的灯

5

不知哪位名人说过，每一位纯真的少女的心都是一盏智慧的灯，放之则使宇宙万物为之开朗，抑复明天飘忽，若不可捉。初恋是金，但初恋人往往不介意而被委弃，人生的挫折，这也是一种境界，如要减少这种挫折的可能性，在他的视线以内，最好能发现一座智慧的灯塔。

智慧的灯所告诉我们的哲理之一是：在热恋中的人总是欠点儿聪明，有时没有自知之明，有时是鉴人乏术，这一哲理用于初恋者们，往往是正确的。

智慧的灯

华严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智 慧 的 灯

华 严

责任编辑：龚筠清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 插页：2

· 字数：186,000 印数：1—50,000

ISBN 7—5404—0269—5

I·208 定价：2.30元

那温煦的、潮湿的、芬芳的，使人心里觉得高兴、又觉得惆怅的春风，吹拂着上海市一所最高学府的钟楼。这钟楼高高耸入空中，好象这学校的首脑。它为着自己的雄伟，壮丽；最主要的，六十多年来培植的无数英才，来日方长的造福人群的艰巨任务，感到十分的骄傲。从春天到冬天，从太阳上升到沉落，它不停不息地工作着，那宏亮的钟声萦回空中，也永远不曾改变。

事实上，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这蚂蚁样，熙来攘往在钟楼底下的年轻的一群。我们挺着胸，昂着首，挟着一寸来厚的书本，肆无忌惮地谈着天，说着地，活跃在这偌大校院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们的心最低限度要和钟楼同较量，钟楼对着太阳，太阳对着宇宙，它们的心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忖度的。

屈指算来，我来到这所大学，这已是第二次的春天来临了。记得刚跨进这大铁门，说不尽的心慌意乱。那神气十足的高年级学长，那卓越不群的教授，都好象自天下降。不会使我脸红的只有树上落下的黄叶，轻悄悄地飘堕在我脚旁，一点也没有惊扰胆小的人的意思。再一度看到黄叶飘落，我已经踏遍校院中的每一条路；水泥的、铺石子的、黄土泥的、

长满杂草的，甚至竖着“不准践踏”的牌子的草坪。每一举步，每一落脚，都给我加添了一分自信心。如今，这钟楼底下红砖砌成的大楼前面，又开满了一列嫩白绯红的桃花，在挟着生意的春风中乱点着头，又乱摇着头。我终日怀着惋惜的心情，踏过落在地上的花瓣；应该满足的心中，却又酝酿起一些新的、无法形容的、空虚的感觉了。

有人说：“大学时期，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恋爱时期。”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对不对；但是，既然有人这样说，即使你决心不理睬，也还是常常会把它记起。围绕在学校后方那一条弯曲而幽静的河水，终日缓缓地流，不知道曾经照过多少双双对对同学情侣的情影；形单影只的人，不免有短修了一门必修科般的不自在。

说一句老实话，我刚来这学校没有几天，便在脚踏车前面的藤筐中，发现一封表达倾慕的信。截至今日，倘若把那些追求的男子们的名字连成一串，怕不比一篇国父遗嘱上的字眼短了多少。但是，天知道我对那些抛皮球似的，把情感乱抛到别人头上的人们，偏见是如何的深。一方面我冷眼旁观：这一个鼻子太扁，那一个头发上香油太多，有的一开口便说到“钱”，有的在第一封信里使用了不下十几二十个的“爱”字。王眉贞，我的从小学直到现在都是同学兼好朋友，便常常这样责怪我：“你呀！凌净华呀！过分的吹毛求疵了！花些时间认识他们吧，你便会发觉他们都有可爱的地方。古语说：‘玉不琢，不成器。’花些时间把他们琢磨起来呀！”这位圆脸孔上安放着的适当的五官，胴体和四肢象经过搓汤团的手搓过那般圆的大姑娘，对我真是好。有时候，我何尝不想考虑一

番她的话？但是，拿一只太扁的鼻子，和一块未经琢磨的玉石放在一起来讲，随便我怎样考虑，总无法考虑通她的道理来的。

说到我自己，我实在不敢相信是象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么美。常常我对着镜子，或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朝它笑一笑，虽然没有哪一个部位看来不顺眼；大麻子的女人对着镜子，也会觉得自己的麻点麻得非常艺术。同学们固然用不着用假话谄媚我，我的七十五岁的老祖母时时说我美，只因为她太爱我，如果我有一对斗鸡眼，在她的眼里还是美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有时满意自己长得美，有时又担心自己长得丑。我岂只对自己外表这一项认识不正确？要想圈在“准确”的那一个点子上，却怕比在玻璃板上拈捉一粒水银珠子还要难啊！

提起了老祖母，我真得先唠叨几句我的家庭，我是父母的独生女，我的父亲是他父母的独生子（一位夭逝的叔父不算）。抗战胜利那一年，父亲携着母亲到东南百余里的一个小岛屿去。那儿，他实行了一桩心愿：办了一所救助当地渔民的义学。为了我的学业，祖母和我留在我的出生地——繁华并人烟稠密的世界第七大都会中，我们位居于沪西的一幢两层小楼房，因此更见寂寞了。一个六十余岁的祖母当年陪嫁丫头多宝姊以外，便是一只浑身白毛茸茸刚刚长成的雌猫。即使它有时候故意和我过不去，把吃剩下的老鼠尾巴藏在我的床下，我们四个有生命者中间的情感，也还是和洽无忤的。

祖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逝去。祖母是一位智慧的女人，

她永远知道怎样带着微笑，来应付落在她身上的困苦和灾难。她常常告诉我说：“如果‘苦难’是一只马蜂，那么‘忧愁’便是它唯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；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，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。”

老人家的话由她说，我却是由我落眼泪。我并不是已经遇着过什么样的“马蜂”，自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开始，便不曾同一般小孩子样的活泼和快乐。父亲不慕名利，也连带不慕朋友。我们虽然驻足远东第一大商埠的不夜城市中，却寂寞冷静，象孤立海中的小岛屿。记得那些夜晚，父亲在灯下阅读古书，母亲在一旁缝纫或是编织毛线，祖母坐在摇椅上，手里多半离不了那驼子样的水烟筒。我坐在地板上看故事，看到高兴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；但马上便会接到父亲或母亲投来的谴责和阻止的目光。看我涨红了脸双手掩口，祖母的摇椅便嘎呀嘎呀的摇起来，老人家还呼呀呼的吹纸捻子，那失去门牙的嘴巴不带劲，到末了只剩下吧呀吧的。我并不了解这是她为我打抱不平的意思，即使父亲和母亲的脸上，因此露出和阳光一样的笑容，我还是衔着两包满满的眼泪，躲回自己的小卧房去。年龄的增长，使我明白我的父母不是不爱我，相反的，他们把全心的爱和希望，统统放在我的身上。“真爱往往是接近苛虐的。”费了多少日子，我才把祖母这一句话，了解得一小半。

芦沟桥事发，抗战开始，八一三淞沪战事揭幕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，日人偷袭珍珠港。那夜，十三岁的我在甜梦中，懵懂里听见远处有飞机和炮弹声；多宝姊说别怕，是打雷。第二日晨起，日本人占领了租界。从此，父亲更少出门

了；上学去的我想尽方法绕道，避免和站立桥头、街口的日军鞠九十度的躬。有一回，看见一个把手放在口袋中的年轻同胞，被日军迎头一棒击倒在地上，我蜷伏在祖母的身旁，做了三夜的恶梦。日本的关东军到了上海，那孝子帽、魔鬼的披风，和敲丧钟样的钉靴，中午十二点钟一响过，女孩子们便得尽快的往家里躲藏。胜利的前夕，盟机来炸上海，多少次都遇着我在学校里；我们并不躲避，兴奋的点数着飞机，听隆隆的爆炸声，拍手欢呼。我们不虑自己会给炸中，只愁轰炸声不够响，震不破日本鬼子的肝胆。三十四年全面胜利，我摇酸了执着国旗的手。日本鬼子去了。但是，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离开家了。

父亲和母亲离家以后，我的眼睛望着祖母，祖母的眼望着我；望着望着，我的泪又满满的衔在眼眶里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们的小庭院沉浸在月光和夜来香的气息中。那棵祖父手植的榕树又高又大，枝叶浓密得象一把大雨伞。那树根扭结成一大块，小时候的我可以躺在上面乘风凉；这时候的我坐在上面，穿着单衣的背靠在向左的一根粗干上，赤裸的脚踏在向右的一根粗干上。

“仔细给蚂蚁咬着啦！”祖母总爱这么说，十多年来也不曾改变过。

多宝姊给老人家搬了一张大藤椅，放在那反映着月亮的小池旁。池畔有一块和树根一样已被我磨得光光的大石，她那一双尖尖的小脚，毫不畏缩的陈列在上面。小池里的金鱼游到水面来，把月亮的影子咬乱了，然后迅速地一扭身，又躲到水底去。

祖母执着一把圆形的大蒲扇，在腿上拍呀拍的。端起身旁茶几上的细磁盖杯，呷了一口酃得和血一般红的茶。干瘪的嘴巴“吧”的一声，轻轻地嘘出一口无限满足的气；向后靠着椅背，圆形的大蒲扇又晃荡晃荡起来了。

“奶奶，再说一遍嫦娥的故事给我听吧。”

祖母的扇子按在腿上不动了，她的头微微倾斜着，却是已经睡着了。

那边，自我的父母离去后，我们把它隔 开 出 租 给一位老教授的屋里，正发着欢笑的声音。我蹑手蹑足走过祖母的身旁，向那围着竹篱的地方去。疏稀隙中望见厅中老教授的四个儿女，正和朋友们嬉玩着；唱歌、拍手，还抢糖果和花生米。我们的从前是一间永远没有宴会的客厅，现在是长年锁着堆放家具杂物的，黑漆漆挂满蜘蛛网的地方，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响，这使已经出了神的我吓出一身冷汗。接着见淘气的大白（我们的猫）从半闭的气窗中钻出来，身手俐落的跳到地上；它呢声叫唤着，暖烘烘的头颅往返的在我脚上擦，我俯身把它抱起贴在怀中，我的脸靠着它的头，那竖着的耳朵触着我的下巴怪痒痒的。热闹厅中的人们扶着脚踏车全都出去了，隐隐还听到那面街上传来的笑声。竹篱门旁掠过一道小黑影，大白从我怀中跃出追踪了去。我回到祖母身旁，拾起已落在草地上的大蒲扇，沿着面孔滚落下的泪珠，一颗一颗的停留在上面。

这年的春天好象跑得特别快，桃花刚刚盛开，又象夏天也已经踏到我们的身旁来了。这一日简直炎热，午后的太阳

在天上眼也不眨的，望得我们身上生刺。到我上完第七节的哲学课程，黄豆般大的雨点倾倒下来了。有一个同学说，倾倒下来的是老天爷的洗脚水，满地的白沫和泥土气味。我不管这究竟是什么水，如果不是和王眉贞约好，四点三刻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碰面的话，老天爷就把洗澡水都泼下来也无所谓。现在，眼看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从这钟楼下面的教室前面走廊上，直到学校大门口足足两三分种的路程，我能从这密密麻麻的雨阵中直淋了去么？我不只叹过一声气，着急没有用，脚踩烂了走廊的地板也没有用；耳听第八节课的上课钟声在头顶上响起，我期待或能遇到救星的心也开始死去了。

雨点一些也没有饶人的意思，虽然它吸收了热气，肃清了我身上的汗，却不知道适可而止，竟让我换个口味领受冻寒的罪。我不禁交抱着双臂心里想着祖母，今天早上看我奔下楼梯时，尾随到楼梯头来；手里扬着我的长袖子毛衣和蓝色雨衣，口里小华小华的一径嚷。我只怕跑不快，心想：老人家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噜苏。既然知道今天天气闷热，还要叫人再带毛衣活受罪。至于雨衣，这样大晴天带雨衣！不是十三点也是神经病呀！也许我并不是完全不赞同她的意思，我更紧的抱住自己的身子想，只因为在那完全相反的情况下，懒得去理我希望并不会发生的泄气的事罢了。

“告诉你呀！‘春天孩儿面’，说下雨就下雨呀！”悔不该把我的“全能预言家”的“金科玉律”一概抹杀。当时我边笑边打开竹篱门，口里还嘟囔了一句。

“我敢担保今天的天气跟您老人家的脸孔一个样。说什么也流不下半滴眼泪的。”

这已是四时又二十七分了。我不能只事空想，而没有一些实际行动了。也许我可以跑上二三十步的路，到科学馆里面瞧一瞧，有没有熟悉的同学在那儿做实验。这希望只怕并不大，我却不妨试一试。主意打定，俯身把淡蓝色长裤脚管挽上两三寸。一只长带子的手提包，象小学生背书包一样的背起来。拿起放在栏杆上的三本厚书顶在头上，两腿弯弯量量力，准备从走廊上跑下到甬道，然后向左拐弯向目的地去。当时我不觉得自己过分的紧张，其实从走廊上下了六级阶层到甬道上尽可不必跑，但我一心只想着眉贞在戏院门口等着那副焦急的模样，一分钟过了又是一分钟，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支箭。另一面，甬道上固然没有雨，却也不虑遇着人；我等了这半天，连那拿着雨伞的鬼都没有看见。我又叹了一口气，略沉着头，象一个赛跑选手等候鸣枪的姿态。按交通规则，我这时应该来一个大转弯；但是，如果我不节省时间来个小转弯那才有鬼哩！一、二、三！说时迟那时快，哎哟！我真的撞进一个鬼的怀里了吗？三本厚书砰的散落在地上，幸亏有它们，我的脑袋只那么震一震。定神一看，这个倒楣的人皱着眉，抚着胸，大约胸口十分痛。天！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同学！

“我没有想到你就是这时候从这儿经过。”我举手一掠额前的发，心里很抱歉，却说不出抱歉的话。

“我更没有想到你就是这时候象一辆火车样的从上面冲下来。”他的眉心还是结在一起，两眼发着冷冷的光。

我倒抽一口凉气，咬着下嘴唇，把地上的书本拾起来。一抬眼，这人已自向雨中走去了；那方向大约是男生宿舍。

我收回目光，却又忙的向他望去，哟！他的手中可不是正握着一把黑色的大雨伞吗？我无暇也不让自己多想什么，连忙大声呼唤道：

“喂，喂！请你等一等好吗？”

他立定脚步，迟疑了数秒钟，才回过身来。颇长的身子不进不退的钉在那儿，雨水打得他的橡皮长统雨靴又黑又亮。

“你！还有课吗？”

“你有事吗？”他的黑眉毛向上扬起。

“不，不是，我是想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送我到校门口搭校车，我没有带雨衣哩。”

他不则声，走近来，把雨伞交给我，说：

“原谅我不能送你，因为我还有一些事。”

这倒使我为难了，我能让别人把伞借给我，而他自己去淋雨吗？但他倒不劳我费心，早又大踏步向雨里走去了。我撑着他的又湿又重的伞立在甬道口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呆了几秒钟，回身快步走了几步，却又停住了，再转过头来大声喊道：

“喂！喂！请你等一等好吗？”

他的脚后跟一旋转，十分不耐的略倾着头望着我。那丰盛的黑发已湿成一片，雨水沿着前额流过他眯起的眼睛、鼻子和嘴角。

“我还是把伞还给你吧！”

“就是这句话吗？”他一返身又去了。

“喂！慢着！我明天怎样把伞送还你呢？”

他举起右手自前额向下一擦，抹去脸上的雨水，这手顺

势一挥，边走边说：“放在信箱那儿吧。我姓水名越，山水的水，超越的越。信箱三〇三号。”

我握住雨伞在雨中走着，心里暂时并不惦记眉贞怎样在戏院门口咒骂我。我惦记的是，如果这个水越回去时，不赶快洗一个热水澡，怕会得一场严重的肺炎症。

我想乘的一辆校车已经先一步开走了，只好穿出公园，到电车站上，挤上一辆已近客满的无轨电车。这时候，这把雨伞可成个大累赘，费了好大的工夫，才把它安顿在一个不致弄湿别人衣服的角落里。车子左弯右转的疾驶着，我双臂交叠抱住那三本书。四周围的肉屏风把我紧紧地围困住，如果我想松弛全身的肌肉，管保也不致跌到地上去。最苦的是后面一位仁兄的大蒜气味，我忍到不能再忍，便自怨为什么有着一只见鬼的鼻子。前面那家大钟表公司的招牌上挂着一只大钟，上面指着四时五十三分。车子再向前数丈，便是我下车的时候了。这里是一个大站，车还不曾停，便有仁兄仁姊们从里面争先恐后的杀将出来。那位有大蒜气味的彪形大汉，冲劲极大的从我身旁挤出来，双肘齐张，震得我的胸骨发痛，双臂松开，三本书全都失落下去。我无法弯下身子去拾起，心里的懊恼也到了顶点。

“挤，挤，挤，挤到地狱里去好了！”我咬着牙心里诅咒着。

一位戴黑边眼镜公务员模样的男士为我拾起书。我想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该送到地狱去的时候，车上的售票员已经连催带撵的把我送下了车子去。

这时候我记起了雨伞，浑身的血液一下子的全涌到脑里

来。下意识的向前追了几步，那庞然大物早已去远了。我恨恨的顿着脚，又懊恼的望着天；雨点早在我上车的时候停住，这分明是老天爷安排来作弄我的恶作剧！

我满心沮丧的向电影院走去，时间已经晚了，观众们早已入场。王眉贞站在一个高举着长腿的美女广告前面，这边望望那边瞧瞧地露着一副马上就要流下泪来的嘴脸。她的身上穿一件深红色镶黑边的紧身夹大衣，一条咖啡色加白条子的长裤也挽得高高的，脚上一双绿色的半高跟皮鞋上面全是泥，抓着淡黄色雨衣的手上还套着一双蓝色绣黄花的手套。我无心绪笑她身上的颜色和染坊里的一般周全，不待她的尖尖玉指戳到我的额上，便气急败坏的告诉她我倒楣的遭遇。

“得！”她的嘴巴坚定地一闭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，值得这般烦恼的？散了场我陪你去买一把赔他不就得了吗？瞧你就急得满脸通红的！”在这种情形下她真是比我强，就这么几句话，我的心神定了一大半。

“但是，你带了钱吗？”我问她，我的身上总难得带上几个钱的。

“请你放一百二十一个心！我不是和你说好电影看完去吃小馆子吗？现在向嘴巴请个假，先买雨伞再说。满意了吗？好！”她的语气和她走路一样的，好象一阵风，边说边刮起另一阵风，把我拖入黑漆漆的放映厅里面去。

我们俩对选择影片的意见并不一致，就和我们的性格、思想、见解等等也并不完全相似一样。但我们从来不曾因此发生过冲突，相反的，都能互取对方的长处，犬牙相错般的，配合得十分的妥当。拿看电影来说，她喜看歌舞片，我喜爱

文艺片；我们便有个约定，轮流的一人选择一次，谁不干涉谁。今天轮到她选，自然是再热闹不过的载歌载舞片。当我们刚刚摸索到自己的座位，银幕上的大腿和小喇叭都赶着来了。她最爱小喇叭，和我的最恨小喇叭同样的不正常。刚才没怨我迟到，这时在我耳旁说，上半截错过了，就和她的脑袋给人砍去一样的难过。

一大群女人在银幕中卖弄够了包裹在大红闪金服装中的胴体和大腿，接着是一大批天蓝色的大鹅毛扇，和天蓝色的挂在屁股上面的长尾巴。鹅毛扇摇曳生姿的还很美，那些一跳一翘的长尾巴又无法恭维。好容易男主角上场了，王眉贞急忙告诉我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某某舞王。我看他瘦削的三角脸，不如说是一只大猢猻。他的头上戴一顶大礼帽，身上穿一套燕尾服，手里一根手杖；歪着本来并不端正的嘴巴在唱歌，蠕动着弓形的腿在跳舞。我胃里的陈年酸水作怪起来了。不知道怎么一来，我忽然想起今天险些没把他撞个半死的那个男同学；他说他名叫水越，一个多么古怪别扭的名字！但也由他去了，说不上是个大毛病。如果这一只大猢猻换上他，可真不知道多顺眼。这一来我又想到那失去的雨伞，只觉得胸口猛一紧，胃里的酸水干脆冒着上来了。

这一场猢猻戏到底也会完结，我拖着王眉贞的手尽快离开电影院，准备买雨伞去。

这一带有雨伞可买的百货店并不多，我既不熟悉，王眉贞又最爱看橱窗，平均起来每前进一步便休止三分钟，惹得我急了，才算正正经经地开始赶路。眼里没得看，她的嘴巴又做工了。

“我说，凌净华呀，这一个人——你说叫什么名字的？给你的印象一定比哪一个都不同吧。我看你今天如果买不着伞，一定一夜里也睡不着觉的。”

我咬着下嘴唇说，我不过心中不安，把向人借得的东西丢了；另一面，即使我对人一见倾心到那地步，也不会对一个对我没有好感的人自作多情的。

“你说他对你没有好感？凭哪一点给你看出来的？我却说当他看清一头撞在他怀里的是什么等色的人时，心里不感谢上帝那才有鬼呢！”

她这“那才有鬼”我听着怪不顺耳的，但这口头禅岂不也是我常爱说的？这——也算了，说不上什么大毛病。何况这整句话的意思，正使我私心窃喜。但我记起那水越第一眼望着我时的表情，便无限灰心的说道：“你没看到那水越——山水的水，越南的越。——被我撞着后的表情，那就是一句嘴里不说出来的话：‘你这个鲁莽冒失的小鬼！’”

“嗯！”她立刻便失去刚才的信心样的点点头：“我也有一个觉得奇怪的地方，为什么他情愿给雨淋得那地步，却不愿要校园里每一个男同学都求之不得的机会，陪你走到大门口呢？”

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坎里，我即时咬紧牙根，告诉自己要相信：即使那个“大猢猻”换上这个什么水越的，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这句话对王眉贞却又不便说出来，只好闷在心里，把不愉快的意思全都通到脚底下去。

沉默逗留了一分钟，身旁的她却又想起一些话来了：

“喂，凌净华呀，说正经的，昨天张若白又找过了我，说

这个星期六晚上要请你和我一道听音乐去。他不敢自己问你，怕你又是个不答应。”

“你知道我还是个不答应，我不想和他——交朋友，为什么要让他以为我对他有意思呢？”

“啧啧啧！”她大不以为然的咂嘴作声：“和他一起玩玩算什么有意思没意思？大家是同学，难道不可以一起听听音乐吗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，眉贞，但是我知道张若白的心意，每次我触着他的目光，总觉得他走得太远了。你说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既然不能够勉强自己，又何必给他加添苦痛？”

“你说的倒也不错，”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但我就是不懂，为什么象张若白那样的人，你也不喜欢。你说说看，他的哪一点你能指出是有毛病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口里漫应着：“也许，只是他太痴迷了一些了。”

“哼！人家对你诚心诚意的，你说太痴迷，哪天遇着个对你无心无意的，那才是老天爷有眼了。”

“看，眉贞，这儿有雨伞呀！”

事情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接连下去好几家的百货店里，都找不出一把和那失去的一模一样的雨伞，不是形状大小不相同，便是颜色质料不相近。我们的脚开始觉得沉重，肚子却早就饿得发慌了。这是一家市内第一流的百货店，如昼的灯光亮得刺激我的眼睛；那笑嘻嘻的年轻男店员，干脆搬了两把圆凳子请我们坐下来。王眉贞摇摇头，无精打彩的，斜倚在那陈列着袜子手帕等等的玻璃柜上。